

四川文史資料選輯

第 二 輯

(內 部 發 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 編
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員會



四川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
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員會^編

K250.6
21
5.2

(内部发行)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编
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人民印刷厂印刷

本期定价：0.70元





大漢蜀北軍政府都督印



中華民國軍政府蜀北軍都督之印



大漢四川軍政府發行之軍用銀票

大漢四川軍政府告示
 照得編結毛辯
 自從滿清入主
 現已實行改革
 惟值光復伊始
 衣服暫可仍舊
 凡我大漢民族
 向非漢制所遺
 強迫人民為之
 積習自當力除
 剪否聽民便宜
 并非必仿泰西
 切毋誤會驚疑

大漢四川軍政府“剪辮”告示

目 录

鴉片战争中川軍出川抗战簡况

.....四川省省志近百年大事紀述編輯組 (1)

广州起义亲历記.....但懋辛 (17)

蜀北軍政府成立始末調查記

.....南充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組 (30)

辛亥革命时期我的曲折經歷.....彭劭农 (40)

由同盟会在叙永的活动到叙永独立.....李鉄夫 (52)

大关河同志軍的战斗与叙府反正.....李乐伦 (61)

辛亥古蔺独立的血腥教訓

.....肖若愚 黄玉清 王尧夫 (68)

邻水县辛亥反正經過的回忆.....任正格 (75)

长寿起义始末.....孔庆宗 (91)

辛亥革命在綦江.....政协綦江县委委员会 (98)

反清政府封鎖邮电的斗争.....施孝长 (104)

赵尔丰經边始末.....李靜軒 (106)

赵尔丰对川边的統治及措施.....(藏族) 格桑群觉 (119)

民国元年的四川社会党支部

.....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员会資料室 (125)

共和党四川支部的成立

.....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员会資料室 (133)

进步党四川支部的成立

.....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员会資料室（141）

川滇黔軍之戰（一九二〇年五——十二月）

.....王子齋（148）

四川近百年大事提綱

.....四川省省志近百年大事紀述編輯組（171）

鴉片戰爭中川軍出川抗戰簡況

四川省省志近百年大事紀述編輯組

一八四〇年英國侵略者發動侵略我國的鴉片戰爭後，清王朝曾先後從各地調兵赴廣東、浙江、江蘇等省增援作戰，因此，四川的軍隊（包括當時的正規軍隊綠營、屯兵和壯勇）也奉命陸續出川參加抗戰。茲從各種史料中加以整理，作一情況簡介。

一、川軍參加廣東方面作戰

一八四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清王朝“令湖南、貴州兩省各備兵丁一千名。四川省備兵二千名听候調遣（《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十八，頁十六，故宮博物院編，以下簡稱《始末》）。這是調動川軍的一道準備命令。四天以後，在十二月三十日（舊曆十二月初七日）清王朝即令四川總督寶興“于四川省派兵二千名”（《清史稿》卷三百四十二，頁十一——十二），出川參加作戰。當時參戰的地區，最初是廣東省。清王朝在一八四一年一月六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的“上諭”中說，

“諭軍机大臣等：本日据琦善馳奏，筹办情形，既非情理可諭，即当大申撻伐，所請厦門、福州两处通商及給还烟价銀两均不准行，再或投遞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理諭，現已調湖南、四川、貴州兵馳赴广东听候調度。着琦善督同林則徐、邓廷楨妥为办理。如奋勉出力，即行据实具奏，……”（《东华續录》道光四十二，頁十）。同日，“又諭……四川二千名着张青云帶領……迅速分赴广东听琦善調遣。”（《清实录》卷三百四十二，頁二十七）

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七日（道光二十一年一月初五日）清王朝派奕山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为“參贊大臣，”从各省調集軍隊开往广东。接着清王朝在一月三十日（旧历一月初八日）“添派湖北、四川、貴州三省兵丁各一千名，迅赴广东接应。”（《清实录》卷三百四十四，頁十六）

在添派軍隊命令剛下以后，又在第二日即一月三十一日（旧历一月初九日）单独对四川总督宝兴下令說：“現在粵东征剿英人，恐尚有不便調遣，着宝兴于四川省再派兵一千名……迅速前赴广东。”（《清实录》同上卷）

是年三月十二日（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又諭……因思张必祿曾任提督統兵剿办川夷，此次赴粵如續应起程者，着宝兴飭知該員随同赴粵，交奕山等差遣委用，如已全数出境，亦着飭令迅速赴广东軍营听候調遣”（《清实录》卷三百四十四，頁二十七——二十八）。

于是川軍出外抗战的動員工作至此初步完成，而陸續出动了。共在四川調兵四千名。

是年二月二十六日（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六日）虎門关失守后，清王朝于三月十五日（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又調四川提督齐慎帶兵到广东。并下令說：“因思齐慎久历戎行，着作为参贊大臣，酌帶川兵数百名，星馳赴粵，会同剿办，毋稍迟延，所有四川提督着宝兴派員署理。”（《清实录》卷三百四十七，頁八）

四川軍隊到了广东，在張必祿率領下，曾配合广东义勇，于一八四一年五月三十日（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十日）参加了石門守卫战。战争情况是：“据义勇头人职员邓彰賢、薛高邇等稟称，四月初十日，逆夷在磨厦乡等处焚掠，蒙前任四川提督張必祿在石門发給火药，令职等督率力战，見一夷目手执紅旗，身悬护心銅鏡，众云：即是逆夷先鋒震毕，經义勇顏浩长突去击倒，立即梟首，义勇龙国昭亦斬紅旗夷目一人，并黑白夷匪十余名，均有首級尸体可驗。又前奏斬获夷目……内外乡民，众口一辞，远近传布，声称所杀系属伯麦，共为心快。”（《始末》卷二十九，頁二十五——二十六）

四川軍隊到达广东，对水上作战是不太熟悉的，据当时記載：“現虽調貴州、湖南、江西、四川等省官兵陸續到粵者已有八千余名，然皆不嫻水战。”（《史料旬刊》三十五期，頁三〇四——三〇五，故宮博物館編）但是四川軍隊的士兵們，仍然英勇参加了战争，并在刚到广东不久的“三月晦日”一次战斗中还几乎活捉到英国侵略头子义律。当时的情况是：

“总兵（四川）張青雲，設伏西寧炮台。夷見守御空虚，舍身登岸者数百人。伏发，退不及登舟，我兵涌出，气迎刃皆抛，无存者。义律夜深聞攻杀声，不知何处有兵，

咫尺間調遣不及，自夷館踉蹌走出，呼小舢板渡上夷舟，兵目援以登，仅而获免。四川、湖南兵探悉义律所在，相率包围，不知其已遁也，蜂踊入夷館，登樓搜之不得。”（原注：时米利坚夷商居館者，外兵不能辨，誤伤其数人。）（梁廷枏《夷氛記聞》卷三，頁六九——七〇）

广东方面战争，由于奕山等反动統治者的昏庸、腐朽，坚持妥協路綫而失敗。奕山在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七日（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接受了英軍虛偽的投降条件，所謂英人以准通商，“免冠感服，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就貿然向清王朝請求撤軍。接着他就奏道：“請將調粵各官兵分別撤防。再現在粵省夷务大定，各省官兵依山下營，霍雨淫蒸，半染瘰癧、霍乱等疾，紛紛呈报多名亡故，奴才等会同商議，酌留广西、貴州、四川官兵彈壓土匪，暫壯声威。此外各營，拟分起撤回原伍。”一面奏聞，一面即飭沿途各州县預为办理，先湖南、次湖北、次云南、次四川、次貴州、次江西，分期开行，庶道躡不至壅滯，而餉粮可以节省。”（《始末》卷三十，頁四）但尽管他請求撤兵，激烈的广东人民抗英战争正不断爆发。

奕山撤兵的請求，清統治者立即批准，并下令說：“其酌裁兵勇一节，准其将广西兵一千八百名留东备防，貴州、四川、江西、湖北各兵着分別尽撤。”（《东华录》道光朝）

于是四川在广东方面参战的軍隊就开始撤回了。

二、川軍參加浙江方面作戰

当清王朝統治者以为局勢已趋緩和的时候，英国侵略者却并不滿意“川鼻草約”所获得的利益，而改派璞鼎查代替义律，領海陸軍发动向中国中心地区更大規模的进攻。

一八四一年十月六日（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英軍在占領厦門后，又陷定海，于是清王朝又着緊起来，再下令調集各省軍隊赴浙江作战。四川也奉到了援浙的命令。十月二十六日（旧历九月十二日）清王朝下令給四川總督宝兴說：“英人在浙猖獗，宁波失守，已授奕經揚威將軍，出師征剿，着宝兴迅速于四川建昌、松潘兩鎮属內挑选精兵，其該省屯兵有可調用者，亦着一体挑选共足二千人之數。派委曾經出師之鎮將管帶，前赴浙江軍營听候調遣。将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清实录》卷三百五十七，頁四十二）

同时又征調大批四川的大小軍官赴浙江。清王朝下令說：“四川省游击張富川、李嘉猷，都司許超、梁有才，守备伍玉琳、張定川、顏朝斌，千总郑心广、王国英、李超、刘炳、熊鑫飞，把总彭友泉、朱暉南、刘天培……着宝兴……即飭該員弁等各酌帶精壯亲信勁兵十數名，速赴浙江軍營听候差委……。”（《清实录》卷三百五十七，頁四十二）

一八四一年十一月十五日（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三日），由于江苏海口需入防守，清王朝又令：“江苏海口緊要，設

有警報，即將現調赴浙之河南、湖北、四川官兵沿江截留。”

（《清實錄》卷三百五十九，頁十一）

但是，浙江戰事，正需兵力，而川軍外調的雖多，可是行動却很遲緩，因此，清王朝不斷督促川軍兼程前進。一八四二年一月八日（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曾下令催問：“前因英人擾浙江，出師征剿，當經降旨着寶興于四川挑選精兵二千名……迅速赴浙，交揚威將軍調遣，此項兵丁尚未到浙，未知現行抵何處。”（《清實錄》卷三百六十二，頁二十二）

到了一八四二年一月十六日（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六日），川軍前鋒已到達浙江，清王朝降諭：“奕經等奏，川陝各兵前起已抵浙境……川陝各兵陸續已到一千一百余名，與後募之勇壯分起撥往曹江前進，……其川陝各兵到齊後，即撥撥赴曹江，換撤浙江提標及江西防守兵丁，所見甚是……”（《清實錄》卷三百六十四，頁二十八）。四川總督寶興也在一八四二年二月三日（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奏稱：“遵派指調之順慶營游擊張富川等，并添派署松潘鎮總兵恒裕管帶兵丁二千名及各員弁親信勁兵，赴浙差委報聞。”（《清實錄》卷三百六十，頁十一）

從上面的記載，可見川軍抵浙後，立即負起了作戰任務。這時清王朝又把曾調到廣東作戰的四川提督齊慎調往浙江。

“前有旨令齊慎折回四川，現在浙江軍務緊要，齊慎無論行抵何處，接奉諭旨，即着馳驛兼程前赴浙江，”會同奕經等辦理夷務。特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清實錄》卷三百六十七，頁二十四）

这样，由四川新抽调的军队和曾在广东剿捻作战的四川提督齐慎都调往浙江去了。至于齐慎到浙江后的任务，在一八四二年四月十六日（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六日）清王朝的命令中说：“齐慎计不日到浙，即着前往曹娥江一带，会同文蔚，或分或合，作为前路。”（《清实录》卷三百六十九，頁八）

当齐慎到浙后，川军部队早已到达了曹娥江前线，准备作战。当时昏庸愚妄的奕经、文蔚等，制定了一个所谓“速胜”的作战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川军是被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的。据奕经等当时奏说：“现察节次奉旨调到江宁八旗、河南、湖北、安徽、江西、陕、甘、四川各路官兵，并山、陕抬炮兵丁，共计一万一千余名。……现在各路精兵劲旅无不欢腾思奋。奴才等当即禀计宁、镇（按指宁波、镇海）两城道路远近，分队调拨。查余姚东南大隐山距宁郡六十里，均系陆路，可以无须多备船只。札派侍卫珠勒亨等会同贵州安义镇总兵段永福督率守备王国英（川军官）等，带领四川各营及屯土官兵九百名，本队余丁三百名，河北勇壮四百余名分作三队，即由大隐山进攻宁郡。游击张富川（川军官）等带兵六百余名，本队余丁二百名，接应段永福攻取宁城。……奴才文蔚，统领江宁旗兵八百名，四川兵四百余名，山西兵四百名，即进驻长溪岭地方，督催六路前敌，并两路策应兵丁，同时奋力剿杀。”（《始末》卷四十四，頁一——八）

这个轻举妄动的战术，用的是“排阵对战之法，”而诸事也未准备完备，竟于一八四二年三月八日（道光二十二年

一月二十七日)正式开始发动了攻夺三城的战斗。四川军队当时的任务是夺回宁波城,在战争开始后,四川士兵作战是勇敢的,但是由于战略战术的错误,据载:“一月二十九日(公历三月十日)”……其时总兵段永福带领四川官兵屯兵及河北勇壮大队已抵西门,因见城边火起,又闻枪炮喊杀之声,屯兵即争先奋勇爬城,攻门而入。乃城内街道逼窄,其宽不过六尺,夹街尽系高楼,夷人即从楼上抛掷火球火箭,蔽空而下,较前尤多,竟至无处躲避。……相拒至晨刻,天已大明,只得陆续退出。”(《始末》卷四十四,页十二——十五)

另外,在慈谿、上虞方面四川军队也参加了战争。

在慈谿方面,据奕经、文蔚奏报说:“奴才文蔚……旋闻慈谿县城有枪炮之声,时因慈谿山营盘去长溪岭尚有二十里之遙,赶紧调派都司刘凤翥带领山西抬炮兵一百名,四川鸟枪兵二百名,迅速前往接应。乃山势湾曲,其前路狭窄处所,又为汉奸暗中焚烧。随令兵鏖除,而勇壮渐已退回,前面拥塞,遂至救应不及。”(《始末》卷四十四,页十六——二十一)

这一报告本身全是疑竇,但可看到四川军队参加了慈谿的战斗。至于在上虞方面曹娥江前线,本由川军负责防守,因此一切策划系由齐慎布置。据齐慎说:“奴才齐慎于三月二十六日(五月六日)带同具弁兵丁亲赴上虞相机进剿……该逆等已探闻风声,不敢负固久停,即于二十七日(五月七日)搬运什物纷纷下船之际,管带官兵之游击高峻……乘势截击,而逆夷遙见兵勇全至,四顾慌张,不敢复行迎拒,纷奔船上,沿途遗弃零星物件,亦不及拾取,仅止开炮数声,

即时启碇向鎮海仓惶遁去。”（《始末》卷四十七，頁二十六——二十七）

齐慎的这个报告，分明故意夸大自己的“战功”，但这时英国侵略者已决計收縮兵力进攻南京，放弃宁波，狼狽撤退，也是事实。

在整个浙江抗英战争中，四川的汉族士兵和少数民族战士及部分将领是发挥了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其中牺牲的为数不少。当时川軍牺牲的士兵姓名无从調查，而牺牲的将领中，有守备王国英，总兵謝朝恩，和大小金川的少数民族军队首领阿本穰、哈克里等人。他們战死的情况，虽各有不同，但为国牺牲却是相同的。如王国英是被执不屈而牺牲的：

据一八四二年五月二十日（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

“上諭：……据奕經等奏，英人两次送出失陷兵勇，并查明守备王国英，不屈被害一折。王国英奋勇打仗，黑賊不屈，致被英人戕害。”（《清史稿》卷三百七十，頁二十一）

据宋芸子《續四川通志稿》人物志，忠义門記載：崇庆县王国英，“字耀廷，州之大罗寺人。由武庠入营伍……积功至建昌靖远营守备。道光二十一年，赴部引見，派往浙江军营助剿。英夷方据浙江之宁波府。国英至，选敢死士百人，請夜袭其城，至濠，遇伏，創甚，被执。夷服其忠勇，囚之府署，命医調治，多方誘之降，国英黑不絕口，遂遭害。”

阿本穰和哈克里則是攻宁波城战死的。据葛云飞附传说：

“阿本穰、世袭土司，大金河千总，加付将銜巴图魯勇

号。哈克里、瓦寺土守备，率金川屯练赴军，皆趑捷奋勇，战辄争先。……会赴前敌，从提督段永福攻宁波，敌已为备，至则城门不闭，阿本穰率土司兵先入，中地雷同斃。哈克里攻夺招宝山，猱升而上，抢入威远城。敌舰自金鸡山剪江至，用炮仰击，遂不支而退，后亦殉难，浙人哀之。自朱贵犬宝山之战，敌受创甚巨，遂戒深入，慈谿城获完，士民思其功，将建祠，报赛，阿本穰、哈克里亦附祀焉。”（《清史稿列传》一百五十九葛云飞附传）

此外，还有因建议不为清王朝的上级军事人员所采用，而奋战据守炮台最后牺牲的谢朝恩。据他的传内说：

“己酉进士，……侨寓成都遂家焉。……由行伍洊升至江苏狼山镇总兵。道光辛丑秋，镇海之役，檄赴军，守金鸡山炮台，山右县城，南岸与招宝山对峙，中即甬江，逖达宁波。初，英夷自定海退去，当事于两山麓筑炮台以防海口，盖重任也。朝恩至，请曰：‘孤峰尖削不能住多兵，炮又仅当海一面，敌人登陆从后至，兵少奈何？宜山后伏兵以备之。’当事谓夷能海战不敢登陆，寝其议。夷复陷定海，入蛟门，分三路来攻，一由海上攻城北，一由虎蹲山后攻招宝，一由前攻金鸡，另一路果由旱道抄金鸡后。朝恩奋勇，屡开炮击，船退。陆夷射烧炮台，火箭长八、九尺，台上卒头额焦烂，多倒地，兼无后援，遂力穷，恐污于敌刃，腾身入海。从卒拯之起，伺隙复投海。左右义愤从死海中者数十人。（宋芸子《续四川通志稿》人物志汇考资阳县人物志）

而另一个记载，称他是：“四川华阳人……道光十四年，擢狼山镇总兵，从伊里布防镇海充翼长，裕谦令之守金鸡